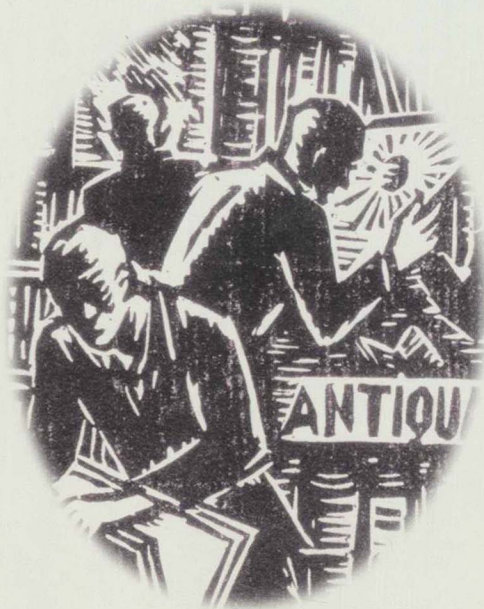


嘉善日记

秦巴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薪 火 記

秦巴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窃书记/秦巴子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55-0776-7

I. ①窃… II. ①秦…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3993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窃书记

作 者 秦巴子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76-7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Contents 目录

辑一	书生活	038	书籍的荣耀
002	住在书里	040	空心的书
005	纸房子	042	恍若隔世的文学书
007	一本打开的书	044	帮闲与扯淡
009	逛书店	046	醉酒与醉书
011	大书店，小书店	048	惊艳与恐惧
013	旅途买书记	050	不借书说
019	买了两次的书	052	读旧书的冬日
021	窃书记	054	暑天的书
023	罗布-格利耶肖像	056	坐在马桶上读
025	书市里的叫卖声	058	旁观者
028	路过书店的钟摆		
030	读书抑或读“读书……”	辑二	书事体
032	阅读的伤害	062	著书癖
034	时尚读书	064	一本书的厚度
036	不赠书说	066	书脸上的粉

068	出书毁人	111	非典型性阅读
070	书衣上的文字	113	读书指南
072	玻璃樽或套头丝袜	115	当书籍遭遇病毒
074	远离强奸者	117	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
076	自己吆喝	119	恐怖小说吓着谁了
078	先吃皮儿再说馅	121	电影阅读
080	愈南方愈文化	123	哈利·波特来了
082	拿错了	125	从绝对隐私到半自传
084	插图本小说归去来	128	布尔或者波希
086	图像与花朵	130	美味零食
088	朴素的力量	132	每一个追星者都是传记作家
090	为阅读的设计		
092	手稿与处女	134	看到《丧家狗》的欣慰
094	雅皮的玩法	136	世界的敌意
096	缩写或被简化的阅读		
099	红楼掌灯	辑三	书评说
101	大开眼界	140	对意义的追寻
103	极品垃圾	143	关于罗兰·巴特的一种读法
105	岁月挽歌		
107	读者的权利	145	让时尚成为经典的人
109	我渴望被你打疼	147	《波伏娃画传》：亲近思

	想家的另一种方式	194	女娲之灵现身
149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196	批评的解放
151	奥黛丽·赫本：现代女 性时尚读本	198 201	旁观《旁观者》 文学应该惭愧
154	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203	信马由缰的女人
156	说谎的女人	206	灼伤的葵花
158	涂尔干死了	210	城与事：西安 1926
160	马内阿，熟悉或者陌生	213	“因为它感到痛了，于是 就动弹起来。”
163	两性的战争与和平		
165	非常人，非常道	217	《抒情年华》：一个年代 的评传
167	历史与个人记忆		
169	“新鲜的笨蛋，酷！”	222	低处的悲悯与《黄石手 稿》
171	玩主的成就		
173	三个笔记本	226	杨争光和少年张冲四题
175	观赏孤岛		
178	叫醒我看到一种随笔的 品质	232	后记
180	写食主义者		
183	误读王小波		
186	看上去不很美		
191	危险的脚步		

辑一 书生活

住在书里

住在书里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一个极为隐秘而个人化的理想。把书作为居住之所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想法和话题，很早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曾经贬斥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书中的蠹虫。但我仍然固执地要想以书为家。四壁被“顶天立地”的书架围绕，人类中的精灵们，在每一个书脊上眨着眼睛，而我居住其中，像个天真好奇的孩子，随时都可以打开一条通向身外世界的幽邃门径。住在书里的情景，恰如史蒂文斯的《读者》所说：“我整夜坐着读一本书，／仿佛坐在一本／黑色书页的书里。／已是秋天，流星／掩饰了月光下／萎缩的影子。／我读书时没有点灯，／有一个声音在说……”而我就是那个灵魂处于未明状态的“没有点灯”的人，抚书而坐，我所听到的那个声音，正在从页隙里向我的心中灌注“灯油”，进而流布周身。

住在书里的想法，最早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独特经验。我那时已经到了可以大量阅读的年龄，但是能够得到的书籍有限。于是几个对书籍如饥似渴但生活得百无聊赖的少年，终因抑制不住心中的渴望，在一个黄昏里潜入了大门紧锁但已经无人看管的文化馆大院。撬开木板跳窗而入，小心翼翼地抚开累积的尘土，巡看每一个书架。我们进入了书的海洋，激情下的少年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从容地翻阅着、挑选着。当我们各人抱着自己的“收获”离开的时候，我回望着黑暗

中的图书馆，有些恋恋不舍。那时我想，如果能住在书里该有多好。

那时候经常看《新闻简报》，每当银幕上出现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会见外宾的镜头，我留心的却是他老人家的书房。那依墙而立的巨大书柜，那依柜而筑的简单床铺以及床上排列着的书籍，都能让我在敬仰之外更多出一份钦羨，当然还有无穷的遐想。后来读毛泽东的传记，知道他老人家的专列专机上都设有书房，外出视察或者访问时，都可以随时阅读。于是知道，毛泽东原来也是一个住在书里的书生啊。但是毛泽东是伟人书生，寻常百姓自然是绝不敢做这样的瞎想。而书生搬家的甘苦，想来是每一个嗜书者都体会过的。我之所以到现在仍然居守着狭小简陋的书屋而惧怕出门和搬家，原因也多半在于书。在我这间不足3平方米的小屋里，我已经居住了八年，我在这里读书、写作、幻想，体味住在书里的快乐而至于不知斯世何世，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得馨”。

住在书里，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谪陋的现实；同时，它尤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当然知道，在气喘吁吁地从一个景点奔赴另一个景点，从卡拉OK一直沉入深夜的KTV包厢，把麻将从周末搬弄至周日午夜忙于“休闲”的人看来，耽于阅读肯定显得老旧落伍，甚至是值得嘲弄的“冬烘”。但我仍然执著于此且视之为灵魂在所谓“后现代”条件下的一种坚持，一种操守，当然也是一种理想。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钟情于这样的生活。朋友陈德胜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那些好书的儿子。”我深知这话的分量，我知道这就是那种住在书里的生活的结果。

住在书里作为一种理想，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写作。好书的儿子们有一天要回到他所来之处，让自己的灵魂回到书中。这是另一种居住，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住在书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隐秘而个人化的理想；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艰难的现实。我还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灵魂建造一个纸房子、一个物质的居所。但我仍然始

终如一地执著于这个理想，毫不懈怠。诗人南野写道：“黑铁的时代／我怀念白银的战争。”而在即将到来的电子时代，人们还会怀念那略显迂腐的书中的居住么？每当夜晚来临就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这一代，他们将来是不是还有兴致住在书里呢？

现在，“我整夜坐着读一本书，／仿佛坐在一本／黑色书页的书里”。

纸房子

诗人潞潞写道：我想有一座／牧羊人的／白石头屋子／离村寨远远的／离玉米田远远的／就盖在／光秃秃的原野。我以为，这是很奢侈的愿望，也是很诗意的想法。相比之下，我的愿望要简单得多、朴素得多了。我只愿望有一间稍大些的房子，放得下我的书桌、电脑和那些与日俱增的书籍；放得下几把椅子，正如韩东所说，四把椅子／该写上四位好友的大名／供他们专用；放得下我的思绪，我的好心情和坏心情，以及一大捆未写过的雪白的纸。我不想让它离尘世太远。就建在城市的边缘吧，在三两棵顶着鸟巢的大树下面，在大路的旁边，在市声和人们的牢骚中间。很现实，也很质朴，不是吗？我不奢望幽雅的别墅或者什么宫殿，我只是想有一间平常人的屋子。

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久得让人焦虑。提起来让人绝望，却又满怀信心。生存空间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这是我们经历多少不必要的曲折才明白的简单道理。一间屋子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处理问题的场所。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处理，于是有各种各样的屋子建造起来。譬如旅馆，譬如皇宫，又譬如……厕所。对于我来说，它只是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地方。如果说一间屋子是一张饺子皮，它应该能包住我这些粗卑的馅儿才好。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之所以焦灼，是因为它现在太过逼仄，甚至让人烦躁和狭隘，而常常显出捉襟见肘罢

了。这 2.8 平方米，属于 50 年代初由老大哥建造的俄式工房的一小部分。让它承载数千册图书、0.5 平方的书桌、电脑、两把椅子和我常在午夜纵横的思绪，它真是太累了。我常常不得不把迁就它的情绪带入写作之中。怎样更快地用文字把它从不堪重负中解放出来？这迫使我常常笔下留情、谨慎从事，在急功近利与高远慎独之间，我得经过长久的荷载彷徨，不断地陷入犹疑之中。这泥潭让我不能自拔。

狭小的空间妨碍人博大。我相信，这不是故作的耸人听闻之语。在遍及四海的友人中，有一部分光顾过我的小屋。他们说：你不容易！我想那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和鼓励。每天晚上，进入思考和写作之前，我得先把这理解为一种方式，包括小小的屋子和写作本身。有位朋友说：你是个自我监禁的囚徒。诚然，我可以干些别的，譬如生意或广告，在这些事情上，我的能力并不差。但我就是想通过读、思、写这种方式抵达人的高度。我不是职业球员，我还得教书。我只能在晚上进入状态。但我希望自己能每一次都把皮球送入网底，朋友们也希望我写得好。狭小的空间妨碍人博大。这就是我的生活与房子的矛盾。于是，想有一间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愿望，久久地烘烤着我，热切且焦灼地。

画饼充饥是个深蕴生活内容的成语。人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愿望，可以乞怜于梦和想象。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去了，他带走了多少未成之想、未竟之梦！他的儿女亲朋要帮他实现。他们用彩纸扎好他的愿望，让他带走。在送葬的队伍里，我常常看到这种情景。一个灵魂，能够要求多大的空间呢？我所从事的，无论教书还是写作，都是被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职业，我的灵魂也不奢望太大的空间。在尘世中间，我也要扎一座纸房子呀。雪白的房子，彩色的房子，里面安置了椅子、酒、烟、茶，到了午夜，请书中的灵魂下来，稳稳地坐定与我交谈；安置了书桌和白纸，让我不期而至地遭遇激情；房门总是大大地敞开，等待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光顾。

这样一所带给我无限安慰的美好而荒凉、漂浮而寂寞的纸房子呀！

一本打开的书

“一本打开的书”。确定无疑，这是我读过的一本书的书名，但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内容和作者了；据说做过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是不藏书的，他的观点是读过的书就没有用了；又据说诗人穆旦（即翻译家查良铮）有过撕字典的经历，每读一页就像撕日历那样撕去一页，可见他一定是很自信的，撕完一本字典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他的记忆全部“录入”。“记忆总是记下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忘掉的东西并不值得保留的”，如果记忆确实值得我们如此信赖，那么我现在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

对于读过的书，人们常常是记得其中的内容而忘了书名，诗人王寅在《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这首诗里就曾写过这样的情形，但是相反的情形，记得一本书名却想不起内容和作者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一本打开的书”这几个字为什么会长久地盘据我的记忆？

窗前的桌子上，一本打开的书，静静停留在逆光之中，白色的细纱窗帘随微风微微拂动，一片红色的枫叶不经意地飘飞进来，像一页书签夹进打开的书中，在这个温情的场景中，窗下的读书人去了哪里呢？这也许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那个读书的美丽少女丽莎，此刻正和拉夫列茨基在秋日爽朗的白桦林中垂钓？

一本打开的书，也可以随意地摊放在零乱的床头，灯光昏暗，被

子掀起一角，床边搭着主人的衣裤，而主人此刻不知去向。这是侦探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喜欢睡前阅读的主人，有着沾唾沫翻书的习惯，而那书页是已经浸过毒的，当他读到某一页时便毒性发作口渴难耐，他离床去找水喝，结果死在了厨房的一角。

如果场景是在俄国或者西欧的某一所带壁炉的客厅，一本打开的书，也许就放在沙发或茶几上，旁边是高脚酒杯和一瓶已经打开的1818年由法国卢瓦尔河畔某一家酒厂酿造的上等葡萄酒，壁炉中的火焰快要燃尽。那个读书的女主人，也许是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经带着飘飞的裙裾投身于铁轨；也许是包法利夫人、查泰莱夫人或者别的什么O夫人S夫人，她们正在花园里某处与情人幽会；也许是勃朗特姐妹中的夏洛蒂或艾米莉，也许是未嫁之前的白朗宁夫人，她们只是在院子里晒太阳而已；也许是十二月党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突然被捕，现在正在流放到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的途中艰难前行；也许……

如果是在图书馆或者书房呢？那就是暂时离开坐椅在旁边踱步的马克思或者毛泽东了，就是学界泰斗或者莘莘学子了，就是……为什么不设想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呢？

一本打开的书并不只是记忆，更是现在进行时的生活，一本打开的书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我喜欢在一本打开的书前徜徉流连，它是我们的视野向着无限景深的敞开，是思绪的飘飞和心灵的共鸣，是紧张的神经和肌肉的放松，是浪漫之旅也是激动和沉思，是在不能忍受的生活的对不能忍受的克服，是对日渐稀少的宁静淡泊的生活态度的坚守，是惊世骇俗者的薪尽火传，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享受，说到底又是一种生活——在我看来，也许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记忆总是记下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一本打开的书”这几个字为什么会在经历了岁月的反复淘洗之后仍然清晰地保留在记忆中了——“世界其实是一本书，人生终究离不开缘”，这是书缘，无须刻意努力与遗忘作战，“一本打开的书”永不被遗忘。

逛书店

普鲁斯特武断地认为，钱多的人和钱少的人都不愿意买书，理由是钱多的人吝啬，而钱少的人贫穷。当然他说的是他的法兰西，而且是 70 多年前。我们这里的情况略有不同，我们中国人，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而且儒教的经典语录中，就有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谕，一旦提到某某出身书香门第，世代诗书传家，马上就会让人肃然起敬。所以在我们这里，钱多和钱少的人都很重视读书。

当然，钱多和钱少的人，各有自己的办法。钱多的人可以买回去读，钱少而喜欢看书的人，相对要麻烦一些，买很多书显然过于奢侈，只好借或者去公共图书馆，但都不是太好的办法。借书要看人的眉高眼低，而公共图书馆不仅稀少，且因为书价过高经济拮据，也已经很久没进什么新书了，再说手续也过于复杂。而现在的书又出得太多太快了，连有钱人都要再三斟酌。我虽然没有很多钱买书，但我有的是时间，所以，我的办法是勤逛书店。

花钱买书是有钱人的盛宴，但他未必吃得得了多少；逛书店却是穷人的娱乐，久而久之也获益匪浅。我甚至认为，即便是有钱买书的人，逛书店也不失为一种优雅的休闲运动，譬如晚饭后的散步。逛书店有点像逛公园，只看不买，赏心悦目，怡情逸性，身心放松，而且书店不收门票，所以比逛公园更合算。我有着长期逛书店的经历，我知道

怎样与那些沉着脸不断催促的国营店员周旋，同时我也会设法与他们建立起一种友好的主顾关系，如果恰好碰上那些懂书的有心人，再聊上那么几句，那就一切都妥啦，没准儿还能交上朋友，下一次他就会给你推荐上架的新书，而你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慢慢翻阅了。

勤逛书店你就会知道，其实不必花太多的时间，你就成了一个坐拥书城的人。当然你几乎总是站着的，现在还很少见有提供给读者坐处的书店，但这有什么分别呢？有几家私营的小书店我特别爱去，因为店主也是有见地有思想的读书人，逛这样的书店就像是去知己的朋友家串门、聊天，走进书店就仿佛走进了朋友家的书房，神交已久但是彼此不知名姓，那种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当然，要达成这种默契，你自己首先得是个读书人，是个真懂书的人。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偏僻的小书店，我是第一次来，听到店主正和一个老主顾聊一本新书，争得面红耳赤，我不失时机地插了几句，我们马上成了朋友。现在我每周都要去他的书店逛逛，虽然离我的住处很远，但我已不觉得是去逛书店，而是专程去看一个朋友。

翻书、交友、知人、阅世……当然，逛书店的好处还远不止此。久而久之——我再次提到久而久之，是因为逛书店绝不能像逛名胜古迹，隔许多年去一次——久而久之，逛书店就成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成了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会知道，书店并不是专为卖书而设立的，你甚至会认为，书店更其本质的意义，就是供读书人闲逛的。可惜的是，这样的书店现在还少，所以我们仍然会为没有很多钱买书而犯愁。不过……不过书店还是可以逛的，尽管常常是在催促与呵斥之下的匆匆一眼。但你既是个读书人，一旦好书经眼，它就再也跑不脱了。

大书店，小书店

主持《明报》和《明月》的董桥先生是个雅人，早年间行走于香港伦敦之间，有访书雅趣，书话文字温润而多趣。他在《访书小录》说道：“伦敦卖新书的大书店像超级市场，存书井井有条，分门别类；买书的人不是人，是科学管理制度下的材料。”现在内地也有很多像超级市场的大书店，譬如北京的中关村图书大厦、深圳书城、广州天河图书城，而我居住的古都西安，称为书城的大书店已经多到三个，店而成城，令人生畏。第一次去天河图书城，竟花了我两天时间，两天下来，苦不堪言，完全没有了访书的乐趣。

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路边街角各有特色的小书店。

如同超级市场般的大书城像大款买书的地方，推着一辆购物车穿行，不像是在淘书，更像是周末一次狂欢式的用品采购，一次把几十上百本书搬回家里，插进书架，算是大功告成，却大多成了装饰。“在我们的时代，室内装潢者将墙壁排以长列的书籍，以让房间感染一种精致优雅的气氛。”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把这样的人称为“象征性读者”。我觉得超级市场般的书城大概是为他们准备的。而我没有这样的购书“豪情”，所以会觉得小书店才是读书人的地方。

小书店是轻松的，信步而入，随便翻翻，仿佛小憩，无眼花缭乱之苦、气喘吁吁之累，更多的是那种仿如与妻儿朋友的亲昵和随便。